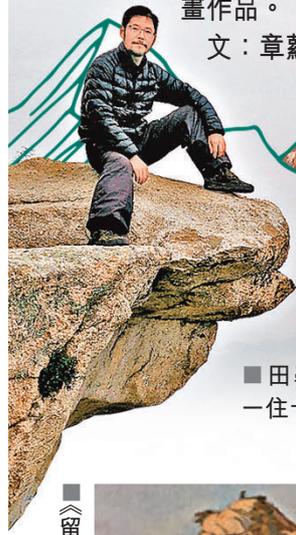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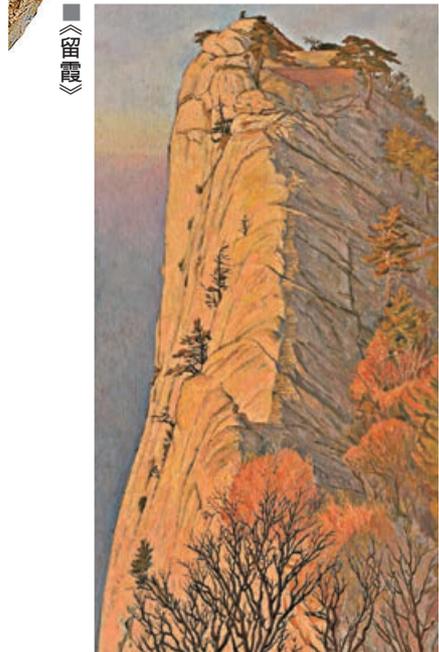
山居生活令人神往，但若風餐露宿，一住十年呢？偶爾登山神清氣爽，若似挑夫負重幾十斤，日日在懸崖邊「上下班」呢？2009年，田學森來到華山，自此以天地作為畫室，獨自面壁作畫十餘載。他與山風為伴、鳥蟲為伍，甚至還同毒蛇做了「好朋友」，最終完成了六十幅以華山為主題的油畫作品。

文：章蘿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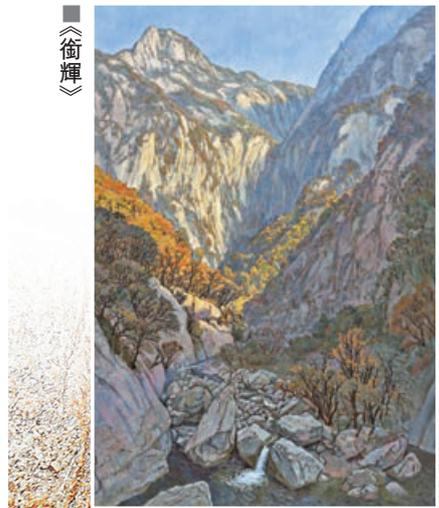


■田學森在山中一住十年。

■在華山寫生作畫。



《留霞》



《衝輝》

面壁十年畫西嶽 以天地作為畫室

田學森將華山融入筆端

作品《神屏》，寫生於2013年春季東仰太華的清晨，主峰巍峨，山谷寧靜，逆光下的高山統一在多層次的藍色調裏，複雜的山石結構，需要反反覆覆耐心修改塑造；長6.6米，高2.2米的作品《天岸》，則是耗時近兩年完成的巨幅作品，畫面嘗試採用中國畫散點透視，同時着眼於樹木山石的增減、雲霧虛實的推敲。

早年田學森也如其他畫家一般，嘗試過靜物、城市、人物等諸多題材。若僅僅作為興趣，抑或是謀生手段倒也無妨，但他不甘心「求同」，

而立志要走自己的路——既區別於同

時代畫家，更要基於中西方藝術史有所創新。2007年，為防不測他先寫好遺書，之後驅車輾轉漠河、新疆、珠峰等大半個中國，尋找能代表東方文化精神，最終在華山駐足。千古華山之壯美，令他深深震撼。

「其實華山這個題材，更適合中國傳統山水畫，用油畫簡直是自找麻煩！」田學森稱，「如留白是國畫重要表現手法，油畫中卻沒有所謂留白，畫『無』比畫『有』難得多；再如『山』在東方文化中，傳遞的是意境，在西方油畫中卻只是畫種之一，深刻程度本就不一，若罔顧前者埋頭追求油畫技法，畫面也會失去藝術生命力；且東西方繪畫在勾線、上色方面存在很大差異，用油畫表現華山，意

味着無窮無盡的修改。」

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，田學森先從幾十公里外觀華山，再入山，上到主峰，隨後至四周的山谷。開發成熟的山峰遊人如織，好角度也被招攬生意的攝影攤「佔領」，為了清靜作畫，他漸漸往杳無人煙之地。

在懸崖邊「上下班」

天天扛着幾十斤的畫具爬上爬下，田學森調侃，他的工作就是在懸崖邊「上下班」，難免遭遇九死一生。比如邊倒退邊看畫，不知不覺間，上半身已經探出了懸崖，腳後跟着地的一剎那，身體出於本能，搖動雙臂保持平衡才沒掉下懸崖；為了更好的視野，放膽扶着樹在崖壁上走，險被山風吹落。周遭野獸出沒，晚上睡帳篷也不踏實，但更多時候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睡了再說！」

「在華山畫畫可能出現的死亡方式，其實我都推演過，就像墜落山崖，短暫又漫長的1秒……2秒……3秒後，人就會和山體發生第一次接觸，瞬間就會四分五裂；山裏的野豬、土狼、花豹，我們也根本就不是牠們的對手，人在荊棘叢生處寸步難行，野豬嗖嗖穿行就像離弦之箭，跟這些動物接觸的一剎那，人就已經失去抵抗力了，但死法其實沒那麼恐怖，被咬住頭頸一會兒就窒息。如果被毒蛇咬，一段長短不一的昏迷後就解脫了，結束了。想明白後，心也就安靜下來了，只覺天地遼闊。」

■每天扛着幾十斤畫具爬上爬落。



■在華山十年，與山風為伴、鳥蟲為伍。

冀與華山「白頭偕老」

談到「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還是山」的三種境界，田學森用「結婚」作類比。在最初的一兩年，他也難免似其他人一般，賦予華山各種主觀想像，「但世人眼中的險峻，只是華山的一面，它才不會管別人怎麼看，隨着歲月流逝，形形色色的表達、感受都被我置於一旁，華山就在那裏，而我總要畫它，我們的相處模式自然地就像『老夫老妻』。」他要與華山「白頭偕老」，要「畫一輩子的華山」。「既然找定了題材，就不能淺嘗輒止，連續畫10年華山，有10年的體悟；連續畫20年，有20年的體悟；30年，又是另外一個狀態。」

認識田學森

1975年出生的田學森，2000年獲文化部授予「世界華人藝術家」稱號，2001年參加上海美術大展，2002年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舉辦「田學森作品展」，2004年參加第十屆全國

美術展上海展，2005年應邀赴法國參加畫展和創作。並應邀參加過多屆上海世界藝術博覽會展出。作品被瑞士、新加坡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台灣、法國、美國等地收藏家收藏。